
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五十一

宋 陳著 撰

記

天井山報濟庵記

四明天井山有庵名報濟主僧師錫以記請曰庵建於宋淳佑間師祖祖詔其嗣文素中遭訟豐有力者秉之空所有庵幾廢文素誓復其舊而規新益力屋日以闢

具曰以備田積至六十畝有竒外有其徒祖可者死捐田數畝庵以託塋所久而其後取以去此其槩也余因念於師錫今天下形勝山林巾鉢如雲宅之以金碧聲之以鐘鼓朝夕熙恬於四明之外亦云足矣顧欲退然自為一庵計殆未之喻答曰庵吾祖祖詒創之甚勞文素復之甚難師錫寔為之孫負荷之甚重亦曰茍不自力殆棄厥先之遺惟便安之自擇人其謂我何故拳拳以守庵為是以記庵為急非有他也嗟乎浮屠者流稽

天沃曰世之人方傾捘豔向而乃欲假吾儒天倫之説

家其業而子孫其傳又欲託余之文書庵之始末以詔

方來是亦自有見也不可尚乎余又安得不有感於師

錫之心哉乃為之記前進士陳著記

識全軒記

天台陳行之𢗅可遊杭為西湖留於錢塘門外折而南

不百武負城築軒坐而面其勝因坡公寄晁美叔詩云

西湖天下景誰能識其全扁曰識全而屬余以記景物

之在天下惟人所取胸中有山則天下無餘山胸中有水則天下無餘水蓋物於物者不足以見物不物於物則物無不見予雖家西湖而西湖本不足以家我一開軒捲簾若迫而寛若近而遠若平接而寔俯臨之子必有得坡公趣出見外之妙因歌以賛其全之識氣之清而上兮天吾與之為蓋心之寛以平兮地吾與之為載局於形而不化兮將自同於蠅蚋曠然而達觀兮殆幾收百衲於破碎吾退然不與之爭兮惟見其物之小而我

大坡仙尚其如見今其相與神交於湖之表詩之外也

歲柔兆涒灘陬月四明遺耄陳著記

婺州浦江縣龍德寺記

龍德寺舊名乾元宋祥符戊申改今名其地南則溪而江而山如揖如抱北則仙姑巖伏龍二十里而昂其首冠之以塔塔有院院之前即寺寺始於邑人陳公謦捨墓與田碑壞失其歲月爾後隨經隨營由山門而廊而殿而堂與凡寺之重且要之屋咸具嘉定辛巳僧坦奏

請金書寺額及桂堂扁而寺以重塔始於天聖乙丑胡貳卿則捐銀五十萬緡創造公礜且樂助其成中遭寇燬邑人朱氏與僧某修出力重建至寶祐甲寅僧文豪重脩久而僧文啟率其徒妙資文富文廣元悟與公礜之後今岳教公舉又大脩之梯其層而升高闌其廉而護險丹雘金碧而後其繪事邑人婁榮孫凌蘭吳幼敏隨施有差而朱君章捐銀以飾其表於是建圓通閣榜曰多寶佛塔小山門榜曰龍峰塔院自至元癸巳迄元

貞乙未畢岳教又捐田歲累所入以待續用而塔以備
塔院與寺昔為二今合為一為教門甲乙住持有田一
千五百餘畝衆日不下千指規模寛衍氣勢聯絡鐘魚
齋粥如時寔浦江甲刹妙資不遠千里狀且圖來請記
余辭焉越兩載請益固乃閱狀按圖而書之併及余之
所欲言吁世之四民之家莫不欲為子孫久遠地或不
旋踵蔓不自振滔滔也而過者誰顧浮屠氏宫居粒食
一有未辦則旁詢側睨咨嗟太息相先扶植不極則不

止夫以寺之徒竭其力為寺之計分也邑之豪斥其有餘應接緣募流俗之情也至於達官膴仕祿廩之所儉積章甫縫掖齏鹽之所苦節亦皆歡喜傾倒以相其後此豈偶然之故要必自有以動其中而莫之外耶數百年間屋與塔屢廢而屢脩至此而益以展拓益以壯觀山川井邑之形勝寺則擅之矣亦曰人也有時焉彼教之盛極於今日豈特此寺也哉余故備書其始末庶後之觀世道者有考與前進士四明陳著記

新升奉化州記

黄唐疆理天下至周之職方而大備降而秦而郡縣之隨時沿革勢也元貞改元朝廷以諸縣地廣民稠者升而州中下其等明之奉化為户四萬而羸州為下官視州設員五宣授者二敕授者三明年月正元日達嚕噶齊察罕公知州事李公炳同知星公槃判官趙公秉李公居安各以其職視事余與學宮諸生旅賀於庭揖余而語之曰州為路附庸壤地褊小猶故邑也為民社而

重其任盡廣咨焉以求所稱古者問政必於其耄幸毋隱於我余謂吾夫子之言為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聖賢格言如日月如金石斷斷乎不可易教化者獄訟徭賦末也蓋教化行則習俗美獄訟將自簡而徭賦又易易耳夫然則吾事畢矣況仕也以義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可行志蕞爾之魯有周禮在雖齊之大莫能抗蜀雖僻遠文翁以學化之當時至以齊魯比為地小不足回旋儒術

近於迂濶可乎况兹邑之舊諸先生典刑之遺章甫縫
掖甲於一路皆傃分而自重農工商賈之家畏法而專
業循循然惟長民者所休戚薰之以詩書浹之以禮義
教亦政也和平而不流於弱簡易而不失之疎政亦教
也三代而上之化民亦若是而已此之謂知本於從政
乎何有咸曰善是吾心也其以是刻之石
州為下之下改云官視州設七明年月正元日宣
授達嚕噶齊察罕公知州事李公炳勑授同知星

公　　　　　　　　　　　　　　　　　　　　　　　　　　　　　　　　　　　
公叅判官趙公秉李公居安省掾吏目臧滑鄭元均各以其職視事既而以記屬余謂吾夫子之言以下如前

慶元路治中貝降奉議德政記

明故東南大藩事任非輕自昔選用賢良為首為貳有以福澤其民民亦義於必報紀去思頌遺愛多矣今奉議大夫貝降公自至元壬辰來領郡治中事閲數年間郡以材望叢委休稱籍籍秩滿行有日士庶送者祖帳

載道猶曰未也且將勒碑詒永久謂余山林樸直於鄉閭年又最高狀其實以示曰公之於從事也剖滯訟則人稱其平董倉儲則户樂其寬鹽海之征兵革之需受給所惠皆不動聲色吏不能為私民不以為病闕決之地固曰有職分在然公之始也會朝廷有問罪島蠻之役治艨艟練甲兵峙糗糧身任其難而從容暇豫一無不辦亦曰軍旅之事明習有素分一郡憂責有餘材也至於歲甲午憂民苦艱食市無千斛大家無蓋藏郡無

發粟舊址公惻然以奮曰赤子垂為溝中瘠撫字謂何亟啟長吏馳詣省府白之得請出粟四萬石平其價隨處所便其糴鬻菜色轉而歌舞公之施者千里如一今年夏無麥饑尤甚公時適留省府援比以請民以不饑樂及秋熟振糴有規天時不可必而郡民無凶歳之虞可以百世矣余嘗謂三代以上人物淳厚施於有政形迹泯然功用自大世降而吏治日以苟閒有事涯岸出鋒鍔以聲名自負而非元氣之福此余於公深有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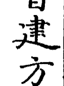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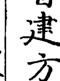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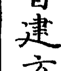
忠實之中精神流行涉歷之久知慮詳練不施勞不辭
難獲乎上而無言不酬信乎下而無令不順有得於平
易近民之道者固如此及其為民立命如機發矢往必
濟而後已此又仁者之勇也古語有云活千人者其子
孫必封況全活至數萬衆等而上之又豈止斂惠於一
郡而已哉集風謠銘德政儒者事也不敢辭特書以諗
於太史氏

慶元路達嚕噶齊伊嚕通議德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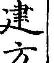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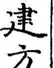
東南負海之郡明其一也邑於海之島者其一曰象山
沮洳斥鹵土而宜稻不三之一故其民貧正供之米視
所出而輸水行則渡東宿沿而北寄命於一葦之航風
濤盜賊俄頃不測山行則道寧海迂而東扶服數日之
程傾厓峭壁與豺虎出入幸而達則注香瀝酒相賀不
幸而厄有司抵其巇而罪之其難有如此者通議大夫
伊嚕公之來閱郡乘察地險諏及同僚嚴禁苛取痛揵
冗費聽民隨米直準糶上送於路官自任責民不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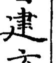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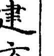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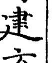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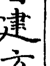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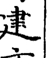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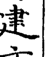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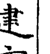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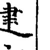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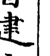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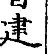
方且鈎摭吏欺籍之以補來歲之入審於上司得請旣揭示邑市數百年夙弊一朝而革旄倪聚觀懽心泉湧向也艱阻之閭期會之下生死罪戾凜乎在前今而衽席之以子孫百世亦仁矣哉古者甸内之地所納總銍秸服以至粟米量遠近酌重輕無毫釐不遂其情自唐虞而三代所以為生民計一用此道然事有因革地有險易物有懋遷泥乎古則窒因乎今則苟權其宜以便安其民其殆庶乎此近民之官所急先務而公力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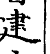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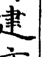
公私不交病古道在其中矣葢公為政本之以仁暢之
以智專心一力亦曰吾盡吾職而已而民自不能忘也
一仁劑量環千里六邑咸被其惠斯邑也德之為甚邑
宰高君珪采士民意狀其實屬余曰仁政大人所樂聞
山林遺老其言必公敢以記請余謂賢守貳有德於此
邦也孔厚是不可不書奚敢辭聞高君之入仕積有善
政令宰斯邑仁聞葢都是能以賢守貳之心為心成其
美於下其亦可書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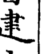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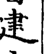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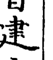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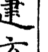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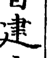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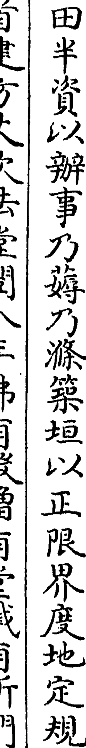






重建西壽昌院記

郡乘於城南一里而遥有院曰西壽昌甲乙住持宋嘉定間燬於火而民家其基近六十年淳祐初僧慧通於篠城北隅結庵曰西來而揭以壽昌遺額意則有在今至元己丑凡燬刹皆復此其一也於是民徙之去基如舊嗣慧通者志堅領庵之僧志西如鑑善乘汝州分庵之田半資以辦事乃疇乃滌築垣以正限界度地定規模首建方丈次法堂閲八年佛有殿僧有堂儀有所門

高而敞廊深而靜庖湢湢涸皆具而庵以其額復於院初意得矣志堅耄而志西承之力狀其本末求記吁天下事創之非難守之為難復之尤為難世之人連雲棟宇厥先祖父之所經營所付託天變人事之不測不幸而瓦礫而蕭艾至有委之不顧况於復乎慧遒越人也於壽昌非有巾鉢舊遊之戀而惻其久廢屬其意於方來甚於天倫宗嫡之傳授遺繼志安問艱難勞苦必復而後已然則學佛而如此用心豈徒空也哉王荆公謂

失之此而彼得之亦有感於斯云前進士陳著記

本堂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五十二

宋 陳著 撰

記

天壽保國接待院記

佛氏教令為最盛明素多甲剎而次第剏建者星羅棊布聯絡諸山氣脈以便其徒之居之遊為無窮地天壽保國接待院住持大達其一也大達越之上虞人俗姓

竺受業於里中澄然院來明掛單萬壽寺初其家撥水田五十畝資其行積之久有築庵志周遊至鄞塘得王姓屋數十楹并基地一十二畝面勢爽豁山川平遠為香火道場可矣聽所欲售直以酬乃扁曰積慶像諸佛起三浮圖近遠歸嚮凡百祈求萃焉因所自有之資推而廣之為田三百七十畝有奇内捨一百畝入萬壽助經用餘則為本院直下子孫甲乙住持接待往來之計既而大達上其事僧録司而總統所總統所從所請而

改令額其有公文作証吁天下事其用力也一則立二則踏其計慮也密則周疏則憮大達自祝髮不以已自挾即志於創建而竟其成不忘所本即樂於施捨而無難色以若所為日以恢拓其事正未可量是可記已書來以記屬曰大達本儒家子而從釋斯請也幸勿辭余亦感其言外之意乃為書其概

延清堂記

里董聲仲家班溪面受南山霏翠腋挾烟林流水佳境

也門之外其祖手植雙檜餘陰滿堂而堂未名他日過余請焉授以坡公詩中語曰延清因謂天地間卉木隨人所取春風艷冶與蜂蝶爭旦暮粉兒乳子事耳惟檜與松柏同清蒼然秀楚罥俗不得而親故獨静虬然偃蹇巧匠不得以材故多全筋骨瘦緊有鐵石心丰神嚴邃有法家拂士氣非歲寒人難為交若而能對越舊物切己體認以自玉則名斯稱然世變不齊人心無常一有間斷如檜何如先世何此又方來所凜凜聲仲聞之

亦為之動乙終所教迺申之曰敬而已敬則為有檜有
檜則為有祖余嘗訪毗陵獨孤檜葢及為刺史時所植
邦人德其政尊之愛護之風霜千載猶一日況家傳而
守之已三世不失根本深固枝葉昌繁厥先意脉不在
兹乎出告入面豈獨孤者比余亦知若簡淡純實是能
敬以延其清者故為索言之其歸而語若弟君藻輩相
與為斯堂地庶上無忝所付託則余言為有助聲仲再
拜曰敢不敬聲仲名雷發君藻名林發余四明遺耄陳

著也歲强圉作噩陽月望記

至德觀記

道流以虛爲宗自謂十洲三島五雲樓閣其家也秦漢方士入海而求貽笑千載夫地以人勝何嘗在渺茫中耶鄞江之右古有鄮麓一聚喧䦨塵外人道此則面之去惟通妙師程德益知東可接鬼谷子肥遯之地西可引四明狂客恬退之風前則羣峯拱揖鐘鼓聲出烟雲杳靄閒而龍山天矯環抱其後有包氏遺居實擅其會

傾衣鉢資得之乃相乃度乃葺乃營始自歲辛巳曰殿曰祠曰藏以揭虔妥靈曰齋堂曰方丈若庖庫湢溷以起居飲食迄今二百餘楹皆備且買田已及三頃有山可薪有圃可蔬猶曰有人焉地近斥鹵一井獨脉泉清冽汲足之餘飲者憩者以賴殆天授也闗聞教所給額曰至德觀他日圖且狀請記閱其狀有曰觀距親舍百武而近庶朝夕便於省侍彼景物可人抑末也吾矍然以知本喜昔懸溜山道士許邁立精舍為時節定省計

晉史為之立傳嵩高張道士以養親為韓文公所知序而送之以詩夫然則吾於德益安可不書蓋道非孝外物無孝則無道道家祖老子其為書未嘗不言孝世降而下為人子者有不能已為流俗之隨一彼之歸以誕為高以曠為達以周遊天下名山為得道路視其家蛻視其親飄然於無何有之鄉於孝乎何在德益乃能砥柱中流與許張相望殆將過之一念所質雖天不能違況於人況於鬼神三者觀門所恃以創立德益之道當

日以行覲之業當日以昌大安得不為發明其所以孝以為出家者勸

先子所作至德觀記大德丁酉十月二十五日甲寅日入時稿成時未燃燈不暇讀過明日即寢疾此手澤之絶筆也嗚呼痛哉痛念先子孝行貫堅質幽年八十有四未嘗一日不夢見父母每遇忌日必涕洟終日語及膝下事必哀慕不已故臨終之言發而為文亦不離乎孝然未經竄訂恐不能

無誤漏如四明狂之下嘗得初稿未竟片紙自有客字以先子平日作文不尚艱深譎怪亦或有客字不敢妄益也真蹟别爲寶藏謹録副以對付請觀者嗚呼痛哉男深泣血識

記事

書夢事付洵

余於壬辰九月十五日五更初夢身自東歸有兩夫肩芝蘭二大盆又有一几左頓盆梅右頓盆蘭亦壯夫舁

之皆芳秀擢茂異於常見隨其後以行其前大溪水新漲拍岸湧激沾及裳履及門先考紫衫立軒廡上先妣冠帔自堂中出受余拜訖懽言軟語撫勞纎悉堂肆筵甚設羅皆珍好果餚稱之考妣對坐樂甚余亦抃舞踴躍其間既而覺有以洵妻黄氏妊將生告申刻乃得男則知夢其吉之兆也而芝蘭梅之入夢正與謝庭事合而元幼度者為第一人是皆考妣冥冥中所遺之意而平日所積之澤也因咳而名之曰庭元吾家其有後乎

十一月初四日之吉書授洵時余七十九歲矣

勸戒文

勸修祖墓目子

吾氏由台來為嵩溪大族南山之陰九世祖大府君墓在焉八世七世六世祖墓在焉諸子孫有不别塋者在焉盡山兩岡無留所為子孫者固宜全護其丘隴封植其草木以慰祖宗之望今數十年來一草不植一木不條其墓有陷者破者夷而侵盜耕種者出於水者相望

而樵牧必趍若世其業然嗚呼世之墳墓有不幸而無後者尚有隣里䕶之豈意幸而子孫之多而使祖宗之墳墓重不幸也嗚呼惟其子孫之多而祖宗之墳墓所以重不幸也使其於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焉必不能忍於不顧而不思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果何自而來哉而抑不思今之不幸之墳墓即前日之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之所藏也哉嗚呼然則遠者固宜近矣近者固不復遠乎夫惟不能

以不遠則今日之不為遠者計其不啟來者之甚於今者邪興心至此是用大愳今欲稱家有無率錢顧二封培其不治者錢有餘則留為立表墓石用所當立賞曉諭不得樵牧耕種犯者必會於尊長家庭訓之外人犯之是為盜當從公究治將見草木葱蒨墳墓有所庇覆子子孫孫不惟得指其地而為霜露之思而一脉之氣不索必將陰受其惠顧矣其毋忽

嵊縣勸農文

令告民以勤為本嵊之民當加勤嵊山多水淺其土瘠
土瘠故物不滋物不滋故種薄收種薄收故民多貧彼
富者食肥饒猶云不給今反此而不加勤可乎勤則瘠
可肥貧可富不勤則瘠愈瘠貧愈貧其何以生況宿麥
慳長夏收未可知其早夜田野指準秋哉毋不孝不悌
毋不忠不信毋鬬毆毋賭愽毋訟訴毋不納稅以取追
呼毋輕犯法禁以召禍辱如是則農業專衣食足禮義
興矣爾父老其歸以告爾子弟

又

父老農繫民大命民而業農上輸官下贍家皆自此出皆以為急又何待勸但天時不齊人力當盡令而不勸是不職故去年勸以勸農亦勞止而夏而水而風秋而旱而又水而又旱歲妝不支歲用民良苦令憂焉新年十日九雨而水鄉麥苗必多渰浸並水田畝必多衝坍其脩爾隄防備而樁篠以捍以衛春雨既多夏秋必不足低田車戽猶可及高田非有宿水如何救濟其鑿爾

陂塘浚爾碑圳以蓄以瀦各各用心勿云任天做事蚕
蚕為計勿臨時倉忙水旱有備三秋有成私可給公可
辦禮義可興獄訟可省令與百里可相安民之願令之
幸
又
令在剡令是三春本心為細民甚切及到催科上何曾
為寛得一分惟欲田里間力耕火種自辦得一分寛剩
輸税外贍家口秋收接得麥熟猶可存活兩年以來農

家不是不勤入冬便無飯喫雖曰有風有水有旱是天時不順亦緣境内山多田少又多是大家所有細民能有幾何不過是佃種為生上熟時年或是贏溢才是中熟已不了主家租課今既連歲薄收如何不貧如何不窘幸得去冬三見雪白今年必是豐穰忍饑到今麥熟有日爾老者率爾少者壯者率爾弱者交相用力勿謂自家田便下工夫主家便任天得爾大家或給助或借貸交相用心勿謂佃家自去種田主家自來收租盡人

事應天時主佃皆有指望官司亦可寬小今日本是勸

農併以為大家助勿以令言為過

檄

賞月檄

竊以正秋而告萬寶成乃人生之樂處明月不用一錢

買供我輩之清歡玆季商三五雖南吕之及時然皓魄

十分則視前月而倍色豈無好事者如此良夜何况少

陵老翁有明年此會知誰健之語而牧之騷伯發人世

難逢開口笑之言安能局促自處覆盆要當慷慨相與
合醵越有勝境足款清光遠山近水如帶如鬟俯地仰
天為幕為席大星無幾而銀河淡寸雲不點而璇宇澄
藥杵之聲宛聞桂花之香未減姮娥孤眠廣寒殿豈無
消息到人間老子同上武昌樓如此功名非分外使當
面挫過了恐噬臍無及焉合斜白水真人相挽青州從
事不妨衆共何惜十千熊熘鯉膾綽綽有餘豬肚鴨肝
多多益辦秋末之松青脆霜後之菊黄香雜然而前陳

皆自此中出院嗣宗一醉六十日豈不快哉李太白已死三百年無此樂矣爾貴介公子及諸老先生皆有擢免穎之才總是步蟾宫之客氣若大鵬出海量如長鯨吸川開錦囊而貯詩卸葛巾而漉酒式歌且舞縱意所如百罰金杯亦不辭更把花馬金裘將出喚一年好景君須記誰謂瓊樓玉宇不勝寒故兹檄聞仰祈鑒在

本堂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五十三至五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劉坤

本堂集卷五十三

宋 陳著 撰

檄

桂峯課會檄

竊以功名分内事敢辭桑硯之磨富貴學中來當效祖鞭之着鎡基有素機會又新欲諧携手之歡須斷同心之利身慚寸白何時膺三接之榮指數槐黄此去僅一

歲之隔正宜勉力莫待臨期況麗則之技術難窮而粧點之功夫無盡誰可人自為師家自為學要在得則相善失則相規俾盡所長各言爾志白雪陽春人皆得句高山流水行遇知音毋獨擅其已能冀相忘於下問其來漸矣聲名盛同里之揚以數考之事業應吾儕之奮自今以始願締其盟

菊集所檄

伏以天荒地老共偷萍世之餘生露白風清當為菊秋

而一醉豚累年之成例踵九日以為期亦知此時非復疇昔戰戈凜毒膏草木以皆腥刲火飛熛烈山澤而如赭雖欲少延於佳話何從更覔於孤芳誰謂靈石梵家獨似武陵仙洞青壁丹崖之下風物依然蒼松翠竹之間霜根好在且吾里雖經多事而我輩尚能自持儒衣儒冠儼典刑其猶有鄉規鄉約矯禮義其無愆不妨投暇以夷猶且將與世而酩酊而況黄有正色金鈴金錢之在前白無纖瑕玉盆玉毬之布列楊妃粉紅者千葉

順聖淺紫者大葩豈在多乎聊復爾耳人生能幾百歲
調強作於千年花開便是重陽香豈衰於一夜拖節洩
爲摯榼提壺奚擇乎清聖濁賢奚分乎彼賓此主飡夕
英如靈均叟心漱楚騷受寒華如淵明翁眼空晉俗或
圍棊而開局面或彈琴而寫古音氣唱則吟洗每恨無
錢之句調高則唱和多情破帽之調有蒲團可以供醉
眠有桐魚可以即歡舞相與樂此能無從乎妝之插滿
頭歸誰肯灑落暉之泪魏公下羞容淡要同收晚節之

香故茲檄聞幸以簮盍丁丑九月日檄

又

伏以須菊花滿揷要酬佳節之難逢把茱萸細看曾問明年之誰健忽焉今日又是重陽有前屢歲之成規用後一日而為醵其羞俎豆以從樽罍時復一中之庶免明月清風之笑人生行樂耳長記丹崖青壁之遊茲檄星馳如約雲集戊寅九月日檄

榜

示諸生榜

人之為學實則名存矣不實而祈名可乎今之科舉實而失之者有之無失也不實而得之者有之非得也然則名在乎實科舉顧能為之得失哉而科舉亦豈為無實者設哉槐黃咫尺為學者盍亦凜凜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其不敏與諸生交敢以此為勉亦自勉也年月日陳著示

嵊縣禁奪僕榜

本邑有一大怪事奪僕是也宅第要人使令當取情愿顧募養活得好投充自多今乃縱容僕輩奴羣横行街市鄉井力强即搏手便即拏或取諸販夫或取諸遊子或取諸行轎之僕至有轎主中途而徒步或取諸荷擔人力至有擔物與人力而俱無不問是何姓名不問是何土著如狐兎遭猛虎如鳥雀遇鷹鸇一有叫呼拳脚並至萬有脱免皮毛已空魄散魂亡神號鬼哭家人聚

慟而尋訪道路竊語而涕洟不意清平世途乃有此等風俗若不嚴禁是無人心除多方差人緝捕外仍勒隅保責狀應有在於保内奪人者即救應即擒犯人到縣當正以掠人為奴婢之罪輕者刺鎖重者申府或隅保有顧忌不救應者連坐仍先申臺府

又

歲且晏矣奪僕之事又將發矣兩年榜禁幸諸宅第相體嚴飭僕從免為縣道之累今訪聞又有一等强悍之

徒呼儔引類結局裝套何曽為主家幹置不過是私下
詐欺剥脫衣巾騙脅錢酒小者受髮膚之毀大者有性
命之憂至於途路不敢行市井不敢入真是無天日世
界奴輩做出怪事主家贏得惡名宅第如何不痛懲官
司如何不重治帖四隅官任責提督引四隅保結申巡
捉有一犯者本隅不到隅官保甲連以坐罪分四吏專
引每日早晚兩次呈比有無犯人先責重罪狀乃仰諸
宅第如兩年來自為禁戢奴僕亦是相安之道庶免後

日見訴仍先申臺府

勸糴榜

𠞰地大物衆年饑民貧自春及秋當職但有米者出糴有錢者得糴不敢輕予施行幸而粗相接濟今為麥飯將盡菜色尚多且奉倉臺行下以勸糴為急不免牒諸總轄或以物色或以堙厎實品搭勸率各救本鄉又恐因官司約束有以揞數指價為疑惟聽便宜不要多事見之榜牒此意甚明今乃聞有蓄積者反行固閉𠃔糴

無門民命危於一髮須臾不可復忍限自此月二十五日各鄉置鄉場出糶限一日先具勸到數及置場去處申仍不測差官點撞或本鄉有饑餓不起者有喧鬨無告者先坐總轄以罪次問上戶堙廢實之家仍申臺府牒總轄仍榜諸鄉

又

當職自春及夏不揹米價所以來商販近日以來不免勸糶所以平米價今日雨應期溪流泛漲米舟輻輳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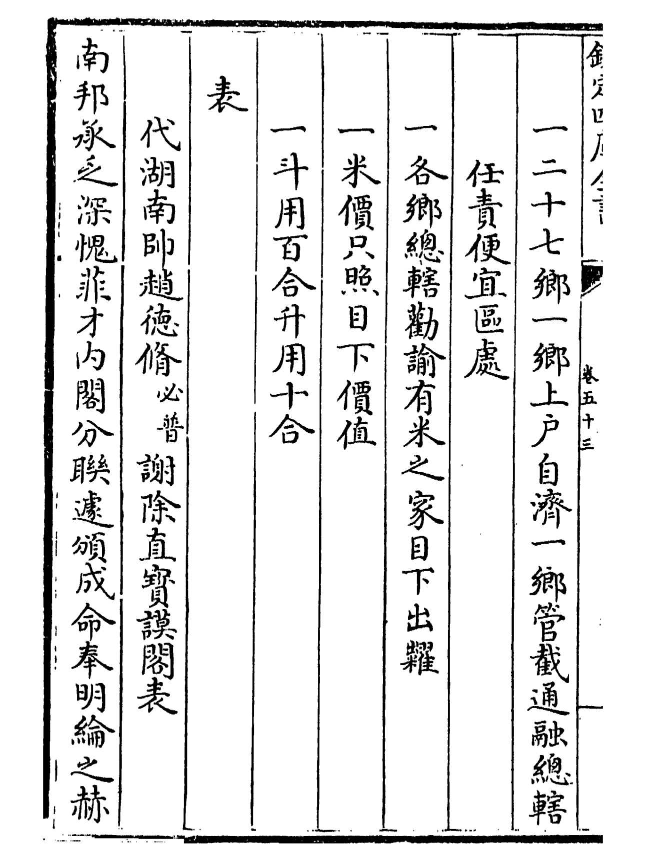
價可平乃聞商販相與為奸或窖行藏匿或私洩出境價值反增於前小人無狀不可復寛且引上諸牙販責狀日下出糶違者並差官封樁官司自立價發洩仍重斷枷示仍申臺府

又

近準提舉使臺行下專令縣臺任責勸糶以濟民艱本縣遂以分委坊郭四隅諸鄉總轄急行區處已涉旬餘未見以條畫相聞目今溪流淺澁客販少通所宜作急

措置照得境內上戶既多蓄積必富况價值已登有益無損不于此時力行好事縱有私藏終非善計生長此邦目擊歲事人饑猶已想不待勸尚恐其間未能深體此意痛癢若不相關在本縣不諄諄告諭四隅全在隅官諸鄉全在總轄協力究心奉行實政或有故違當照上臺約束密切姓名申上差官點撞坐以閉糴之罪所合畫一條且如後

一縣郭四隅通勸通糴委官提督就惠安寺置局



一二十七鄉一鄉上戶自濟一鄉管截通融總轄
任責便宜區處

一各鄉總轄勸諭有米之家目下出糶

一米價只照目下價值

一斗用百合升用十合

表

代湖南帥趙德脩必普謝除直寶謨閣表

南邦承之深愧非才內閣分聯遽煩成命奉明綸之赫

奕揆私分以凌兢　中謝　竊惟紹熙守文不顯帝謨之作慶元繼志聿嚴寶字之儲既莫重於貽謀宜不輕於寓直如臣者本無能解惟抱樸忠自江漢以來歸遂塵簪紱皆朝廷之過用何補絲毫忽叨維屏之除已甚負山之懼有華斯職復畀之臣襲寵稠重豈尋常之夢到通班清切如咫尺之威臨靖念倖僥逾難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雷霆英斷天地仁心丙夜以思謂三湘之襟要未冬之警痛百姓之瘡痍爰假借于恩榮俾布宣于德政

臣敢不勤而補拙廉以持平分寸所為當不遺於日力本根既固或無慮於風寒

立太子妃代前人賀皇帝表

宸衷詒謀妙選星儲之助昕朝授册具瞻天合之姻家法增輝坤輿胥慶皇帝陛下仁深翼子規遠承祧搜襄邸之聘儀欲光前日思慈憲之遺範究在後人斷自聖衷儷于貳極臣叨符遠地矯首盛儀佐饋禮嚴遥想龍顔之動喜傾葵心切竊因虎拜之揚休

公主下嫁代前人賀皇帝表

天子之命追念東朝王姬之車言歸外館明時盛事同字歡聲皇帝陛下化始家齊愛隆巽長謂周邦之元舅允能濟美遂諧選尚無忝豕榮臣側耳國昏慶身郡寄秦簫天近想不逢長樂之歡湘瑟風清謾遥上平陽之賀

代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王伯晦綸辭免大學士知慶元府得旨謝皇帝表

具臣去國方無地以逃誅峻職奉祠乃自天而渙渥安榮兩極感懼交深中謝伏念臣愚而信心方不宜世平生知分敢萌進用之私獨立無朋惟恃遭逢之眷屬龍德御時之始訪虎闈侍學之遺嚴莫敢辭狎除何亟踐更二府曾何補于秋毫荏苒三年徒自警于日隙是苟容而無恥況多病而早衰不疑遂行非敢為激然而宸衷繾綣顧追路以趣回星使便蕃至臨門而强起真忱盡于仰籲聖聰久而後俞猶分書殿之華俾忝制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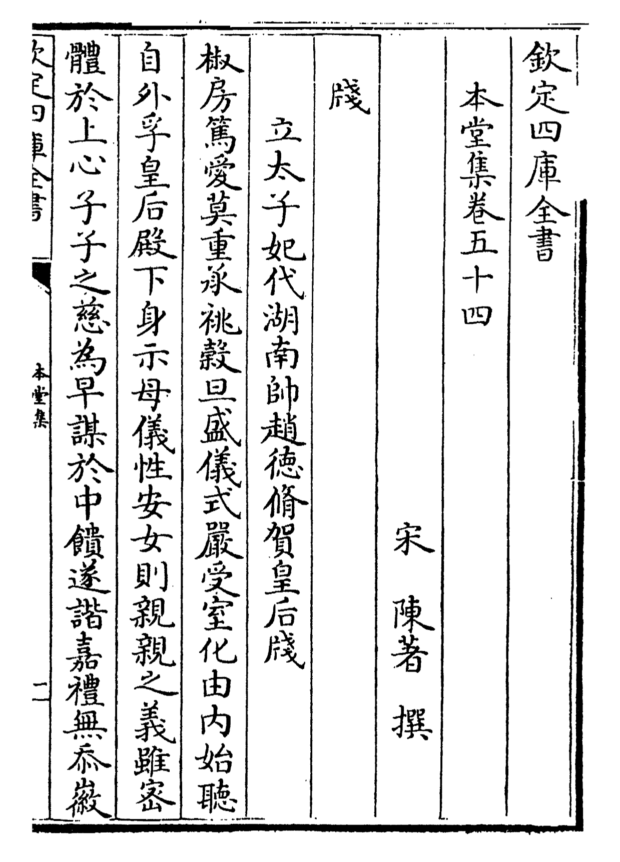
寄念骸骨乞歸而已晚莫贖前非豈股肱執政而不能
乃堪他使循墻而走賦廩以隨領鼠坰之上峯既叨厚
養寓龍圖之東序不改崇班轉外任之勞而使安赦屢
違之罪而加寵重于瀕瀆祈此異恩玆葢恭遇皇帝陛
下大包兩儀明照四海察臣肺肝如見聊欲存出處之
宜憐臣膂力既愆已難責扶持之效曲垂大造全護殘
齡臣雖伏田疇不違帝里孤忠投老依然戀闕之至懷
一德致平矢此愛君之素願

理宗原廟章熙殿成代前人上皇帝起居表

聖謨如在貽燕翼以無窮邃殿崇成煥鴻名而昭揭式彰孝治丕顯前光臣某中賀恭以理宗烈文仁武安孝皇帝立極繼天觀文化下令聞不已盡周王敬止之忱多福允懷軼漢帝猗歟之美永言弓劍之閟緬想衣冠之遊爰飾室楹用章景鑠恭惟皇帝陛下思皇繼序適駿有聲日月就將陟降之監有赫夙夜宥密儀型之典作孚思茀繹于羹墻美時歸于宗廟臣云云緝熙維清

雖莫預肇禋之禮肅雝顯相苐益嚴對越之心

本堂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五十四

宋 陳著 撰

牋

立太子妃代湖南帥趙德脩賀皇后牋

椒房篤愛莫重承祧穀旦盛儀式嚴受室化由内始聽自外孚皇后殿下身示母儀性安女則親親之義雖密體於上心子子之慈為早謀於中饋遂諧嘉禮無忝嶶

音臣何幸際逢難名鼓舞分符遠地阻隨振鷺之班歸美長秋願續關雎之詠

代前人賀皇太子牋

前星色正有開主器之賢吉日良辰樂得友瑟之懿事關家國喜滿乾坤恭惟皇太子殿下雷默其聲海重而潤方春秋之鼎盛厚養德心在朝夕以常勤急資賢則天作之合民具爾瞻其濫守專城欣聞嘉禮望而稱慶莫輸鼇抃之情持以效芹敢頌雞鳴之訓

公主下嫁代前人賀皇后牋

后德始基夙著順成之則王姬下嫁聿嚴往送之儀邦國增光宮闈胥慶皇后殿下美超虞汭聖比周姜備坤道以承天陶然和樂恊巽文之得女範以肅雍玆厭翟之有行繫關雎之所教甚濫為郡將莫幸館甥遥想長秋喜新副玉鞭之選對敭華旦愧莫隨金闕之班

代前人賀皇太子牋

分尊月姊既諧築館之盟義重星闈特侈及門之送禮

嚴內外喜滿乾坤皇太子殿下友則因心師惟主善與家人而相接素篤天倫事兵長以彌恭自融春意爰迓鶴駕以相翟車某濫守南州遥觀上國重光下燭應聞縹緲之吟簫盛事難名徒有回旋之舞袖

代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王伯晦辭免大學士

知慶元府得旨謝皇太后牋

老去清朝方叠辭于寵命恩除真館仍峻陟于寓班榮甚踰涯懼如臨谷中謝伏念臣一迂成癖多病襲衰豈

水燕貽偶玷舊臣之近列乾天龍御首詢潛邸之末從
飛屢詔以趣來躡衆賢而驟拜偏儀兩地坐閱三年愛
君雖積于至誠無裨聖德憂國徒勞于補過難用拙謀猥
素飡而自慚凜公議其可畏東歸遂決上眷彌隆四輩
臨門但循墻而走避六旬淹命正席稾以待誅俄畀制
垣具升殿幄念初心非矯方當省咎以閉門使外任可
勝久已承恩而造闕亦惟控免雖幸賜俞然猶因除職
之恩而復予祝釐之秩不能者止既終察其無他惟適之

安又必使之有禄曲成至矣頻瀆可乎兹蓋恭遇皇太
后殿下配聖母任姒慈子舜坤元柔順相與浚忠厚之
源家法儉勤深有助廉恥之化迄今閑散實戴生全臣
敢不仰體優容退矜際遇山林本性雖已從招隱之盟
臣子至情尚欲播思齊之詠

狀

申兩浙轉運司乞牒紹興府并牒全府復回受魏
彭獻嵊縣已沒入縣學養士田產并根究魏彭

狀

照對本縣云云此下脫爛三十餘字三百近年以來又置學云云此下脫爛三十餘字川泳雲飛于作成之下教亦至矣而區區猶有所望者以養輔教今載忽承本縣以魏彭詭寄張總幹戶產穀租五十餘拘入學宮添助養士可謂機幸不期魏彭計會逃寨假借名色欲行强據繼蒙申上闔府而大帥大卿先生以上代儒宗身衛吾道一覩此申即奉使判所至州縣惟田既入學養士不可投獻勢要之家亦

不當恃勢而賤士今所申魏彭詭寄在籍一應田産已
歸之學揆之法理而宜參之輿論而當有受獻者不亦
愚而貪乎案結榜其使榜一下交相慶抃自謂可以垂
無窮矣今之收斂之際其魏彭尚敢狐假全府威勢脫
經本府追索人案又且帶光徒脅持佃户使租課未有
歸着學宫之興廢教養之絶續盡在此舉欲望台慈特
賜山判近而申臺府遠而申朝廷將魏彭追上根勘妄
訴投獻情犯重斷施行事本縣證得上件事昨累追到

魏彭為本主張制參太博宅縣尉幹人蔣升訴詭寄田産偷瞞税賦避免役次及私將先制參侍婢首飾衣物釵釧藏匿及將庄内所留財穀什物租簿契書般藏一空等事責據魏彭親書供招前項情犯其書注主之訴僕名分為先財物為末魏彭父子執役于張縣尉宅已二世矣張制參大度包荒養盛温飽之計張縣尉因循信任積生漫侮之心主家不加富而魏彭之家日以豐主家不植强而魏彭之氣日以旺此張縣尉所以不平

因其擯妻而為之詰問其一家之私因其藏附摘發十年前之事因其般家而為之空取其什物儲蓄之餘此訟之所由起也有如附子等物縱是魏彭之父魏榮收之于趙養娘之歸篋當窮其原于魏榮而魏榮已死當訊其實于趙養娘而趙養娘在遠勿論可也有如般去餘物便是主家可取亦須經官方是正當今乃乘一時之憤為席卷之謀不知魏彭預般已多其實主家所般無幾我自是欠占便宜彼遂以盡取之說為說若夫魏

彭寄托去處各有姓名不欲滋蔓追呼騷動田里勿論可也然魏彭自有不可逃之罪者三僕犯主怒惟有靜守令則輙先般動以啟主疑是為背主僕受主訴惟當和解令則買使旁諜以撓正事是為抗主此一可罪也小人得妻不啻足矣主家以婢妻之當相守以老衣食稍充眼空便別遂為阿蔣反目至睃眎奸情此二可罪也詭寄户産條法甚嚴顧乃盡其家之所有以總幹為户謾官避役不知幾年矣此三可罪也積此三罪他何

必問魏彭勘杖一百寄刺鎖長樂寨所有魏彭産業特與除墳墓基屋外並照條没入縣學以助養士其張縣尉亦自謂中間亦有幾項然無干照可證況之縣學亦是本色上義事縱有之不當較也所有魏彭契書牒發下錢糧官廳摽官籍扞量入學所有魏彭寫下認錢約四本據面問張宣教及蔣升供隨已扯毁仍再取蔣升狀附案此後執出不為用也阿蔣不可復合聽歸主家餘皆免問仍申臺府本縣已備此因依分申提刑使臺

提舉使臺使府併申轉運使臺去訖續承主學徐廸功
公狀申魏彭倚恃親情祝祐諱訐不忿拘田入學養士
輙代名入府投獻勢要府第經營霸佔圖得脫免蔑視
學舍欺凌縣道乞備申本府給榜繼具申去外再據張
縣尉當直金華訴魏彭萬四憑託聲勢諱徒祝祐季二
把持打見成狀草欲將已没入縣學養士田地投獻府
第繼拾得祝祐親筆狀草經縣蒙備申臺府去外續蒙
本府安撫使判所至州縣惟田既入學養士不可投獻

勢要之家亦不當持勢而賤士今所申魏彭詭寄在籍一應田産已歸之學揆之法理而宜參之輿論而當有受獻者不亦愚而貪乎案給榜其魏彭反投身於全府作使臣埋頭經府託詞稱欠咸淳五年本息送主管司追究理還帖下長樂寨勒魏彭供具因依其魏彭父子三世為本宅管莊出入錢穀因此肥家只緣騙盜主家財物不分名分不得已申訴魏彭在縣供認令魏彭既已逃寨方且投托府第撰詞脫判乞施行其書注照得

魏彭之產詭寄犯法拘沒入官既歸夫子之學宫已從本府而給榜全府方此享吾道之效正當為吾輩之地必不肯聽魏彭之歸投奪夫子之所有本縣備此因依具申本府去訖累牒長樂寨押上魏彭到縣取呈寨典軍頭求壽等受財妄作緣故脫放魏彭未暇究竟今魏彭黄緣計置投獻府第必欲脫隱本府給榜按牘必欲追索人案其念縣庠所收甚薄欲教無養魏彭有不滿三四十畝府第基業如山如河既不必較此微末詭寄

户産拘入縣庠名正理順亦不當更來攘取今又據縣學諸職有詞所合逬還前後案節申上欲乞提學轉運使臺使判嚴欲追上魏彭根究妄行投獻情犯重行斷治仍牒本府住行并牒全府照應更乞備此因依申上朝省乞施行則闔邑人士實拜教育之造須至供申

申諸司乞寛催科劄狀

某不避斧誅仰干崇聽某縣令也有民社焉敢以其職事白照得本縣自去年風水旱交病上中户薄收下户

入冬便無飯鬻家産賣妻孥延引命脈專待今年蠶麥接濟又危於淫雨苦寒蠶無成麥收不及半鵠形菜色忍饑種田五月之交又晴乾類不及種十四日以後得雨種方入土而日日是雨自二十至廿二日雨日夜如傾嵊會三郡衆水環境彂為一壑侵齧縣堞冐没民廬坍壅土田漂蕩物産苗巳秀者着泥而爛秧方揷者隨流而浮黍稷豆麻皆成烏有某于近縣二十里内雖典質辦錢多差人船載飯往餉于二十七鄉雖百端勸諭或

發糴或運糶而饑民重遭此變夏作已觖望秋成亦難
準勸糶者有限待哺者方長事勢至此何至痛哭而已
惟是催科一事其為見國家調度非民賦何支非州縣
誰辦且版曹使府專吏專人更發迭至坐而煎督不能
以刻未免撻出文引嚴行追監而催到上户那能及數
率是典質借兑以應期限皆專人所目擊彼下户饑餓
而不能起者則奄奄氣息曰我死無須臾矣遑恤其他
扶曳而尚能行者則纍纍至庭曰我抱追引在此一惟

所命當此之際雖周孔之聖不能使之樂輸雖桑孔之術不能為之追取繭絲保障自有後先天命人心亦相終始不亟圖之有難言者為今之計欲寛民在寛縣催欲寛縣催在寛使府戶部欲寛使府戶部則在朝廷然此情不得上達惟有哀籲仁造欲乞恕徼官僭躐之誅察國事關繫之重備申朝省先乞行下使府戶部權寛限捎暫抽專催使其鞠躬盡瘁拯援摩撫活得一人是一人活得一縣是一縣其下情不勝激切俟命之至自注

云乙宽五六七三月催科仍自措辦十分之三以應公供別又有申狀今不存

嵊縣遠迎賈平章似道歸紹興私第狀

門生具官陳某右某恭審密啓紫宸薄遊綠野太平之期當今日成功收斂而若無富貴于我如浮雲隨意往來而自在父老望塵而迎拜兒童騎屋以聚觀某試仕非才除途有職喜溢衆人之外驅先百里之間即遂岩瞻允為機遇謹具再拜申伏祈鈞察

本堂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五十五

宋 陳著 撰

啓

謝解啓 寶祐三年乙卯十月一日

伏覩使府九月十二日揭曉叨預薦名者伏以鳳綍春頒喚起功名之念鶚書秋送獲陳詞賦之科果誰主張有此僥倖竊以聲律之學罷識所充雖鋪張之體因今

亦惟鳴道自選舉之法非古猶足觀人奈何尚氣骨者易失之粗拘繩尺者每流於弱天下誦在銘賦能幾希文夷狄呼長嘯公不多范老挽回前作正賴後來弟如其者骨相郊寒性姿參魯鄉鄰相目頗知弓子之為箕塲屋驚心殆類竽門之皷瑟因束書于湖海將問道于雲霄闖要家而巧顏情底難藍袖指戎幕而寄名氏便可鶡冠然念受父師立身天地昂然當如獨鶴潔不可汚詭而或獲十禽得亦猶失茲遇詔歲來歸故鄉崢嶸折

桂之痴掀舞踏槐之勇八吟雖苦愧無五色日之長一鳴而驚忽借九萬風之便靖言至此夫豈偶然玆蓋恭遇某官馳驟聖賢湛酣今古挈程周正心之印以覺昏蒙任羊杜方面之權而先教化遂使雕蟲之陋亦叨勸駕之榮某敢不益自激昂思所報稱由科目而進幸途轍之方開以道義自將尚門墻之不辱寸丹如炳點墨非誣謹具啓事躬詣堦墀趨謝伏惟台慈俯賜監念不備謹啓

謝監試東倅趙叔元希愷啟

某官眉拍開平眼空賀白定力泰山之盤據坐鎮棘闈平心淵水之渟涵揭為藻鑑遂令弱植亦與計偕

謝西倅余景初岍啟

某官黄鐘為宫元圭不琢屏星臨照增文宿之光華松雪吟哦長儒林之精采

謝南倅趙元禮渠啟

某官東箭竒材南金上瑞煥炳星之閫望鎮服介藩分

魁秀之光華衣被多士

謝某教授啟

某官昭漢魁杓瑞時奎壁教如化雨轉吾道之洪鈞筆補天功揭斯文之正印遂使予衿之末亦叨賓薦之榮

答某宰招鹿鳴宴啟

藐然末薦知百里之有天戒以初筵愧一寒之非地手捧書魚之寵心馳笙鹿之榮退紱冠裳進陪樽俎春風借便儻采及于菲對他日歸恩皆種成于桃李

謝江西蕭帥逢辰舉從事郎以上啟

舉詞云學優而仕行稱其文開慶元年己未十二月廿二日舉景定元年庚申三月謝

螺水名區聳碧幢之初建鷺洲冷職叨翠剡之先飛雖公猶私以榮為懼天下多事之際帥府宏開江西一道之間人材森立凡智謀足以應變與意氣足以赴功當入禮羅以膺薦墨乃若執經講道周旋惟有於佩衿捧檄馳驅搜訪不遺于文字縱或其人之可取疑亦非今

日之急親儻首舉之能無議者况恭山癖特甚書癖相
忘俯仰兩間識此身之為貴上下千載求其志以未能
正宜入容以加工難免為貧而干祿幸記誦綜之地共
陶禮義之天庶取勝於他官仍不離於本色而况廬陵
氣習皆四忠薰染之餘古心規模存二程源流之舊吉州
白鷺州書院乃江水心右丞相萬里所創每升堂而自慶信筮仕之多緣有
如達尊實主吾道樞趨函丈既同立雪之諸生奔走鳴
珂又忝承風之屬吏茍特原於癖曠是已拜於全存孰

謂屋烏敢希表鶚羽檄方棘宣力封疆者多機籌貴深悉心帷幄者衆皆望華褒之櫝以開榮進之階送上公車顧先書院兼味言之太過想與論之交驚仕未學而可羞豈優之謂文與行而俱慊何稱之云不圖黍谷之忽春如嗜昌歜而莫曉特達如此激烈若何兹蓋恭遇某官諸葛之忠子房之智毀家紓難寧誇着綉以晝行應敵如常坐使閒笳而宵遁且欲共扶于宇宙方將泛採于材能遂畀妄庸亦歸造化某敢不端於取友善以

為師受蕭鄰侯國士之奇尚期不辱誦陳師道主家之句舍此誰依歸倚良深敷宣罔既

通賀吉守寶謨王直閣 佖 兼江西倉啟

恭諗簡在晃旒榮兼麾節江西一道之寄樂得真儒天下多事之餘共扶新局除音誕布有識均歡恭惟某官元氣會歸絖忱表裏相門積累至東萊而愈光呂成公祖謙乃夷簡之後今王敬巖乃宰相淮之後道學彫零幸中立之猶在思昔淳祐之盛際滿朝慶歷之名臣某諸最賢則在部省自注云王伯晦

諸公及異日之勇退惟我公之獨先方當清明猶不能容于范老設遇姦慝將大可覩于元之用則負漢廷蒲諫之聲舍則遂洛社茱羹之興從容出處輝映後先易轍改絃忽值公朝之籲俊彈冠結綬率皆曩歲之同寅或掌儲寮李解峯伯玉或居小宰王伯晦表立有如於汲直彙升宜首於周行天子曰噫此南風之不競敵氛乘隙半內地以皆驚康廬庾嶺之中間湖漢洞庭之左右江西江在漢謂之湖漢為禍特甚尚忍言哉興衰等區渺清野而未復瑞

臨二郡慘焦土之可憐縱有幸逃蹂躪之衝亦皆重困應酬之役起瘡痍而衽席孰恩勤斯轉離散而室廬誰主張是敗碁正需于國手壞症必待于神醫豈不欲鸞鳳之儀庭其如為馬牛而擇牧爰授皇華之轡而分皂蓋之車救浙東之大饑為今朱子安河内之甫定若昔寇恂庶幾民物之更生不負君相之妙選某山癯不韻書癖無奇俛仰兩間知此身之為貴浮沈半世求其志以未能偶隨鴈塔之羣遂忝鷺洲之長與朋友而講切

乃平生心有宗主以依歸尤第一樂良機孰啟正印方新既幸囿於悱憤庶苟逃於曠敗乾坤如許恃禮義之尚存山斗其徒非門墻而誰望

通兩浙洪漕啟

鶡袍重寄有大造以成人鷺嶼浮踪望仞墻而無路茲敢因徐而見孟因趙德修而見之蓋將去楚以事齊為今日謀亦平生願竊念某山癯不韵書癖無奇俯仰兩間知此身之為貴浮沈半世求其志以未能正宜入容以修心

難免為貧而干禄幸托誦絃之地共陶禮義之天庶猶勝于他官仍不離于本色游泳者衆方相與於雲飛斅學其間尚庶幾於日益俄而北道吉守兼倉趙端齋與揣也越之餘姚人時屬軍與守臣皆用土人故東歸歸也東舟雖去如已之孤寒本不因人而冷煖然而義之所在謀之貴臧解組而行既匪隨司之職倚席不去又非事主之情于二者以皆難有一焉而或可乃沿公檄而訪遺書因得少償門下之私不覺久滯周南之從舊巢好在雖不計于往來殘局重拈

恐重難于收放固當委甑而莫顧烏可指氈之我留豈
食魚而必魴攺誠是也欲膏車而秣馬將安之予亦知
世有于燕臺未信誰推于鄭轂遭逢知舊勞苦蹣跚推
説項之素心轉依劉之偕想曾門陳子更欲從坡老之
遊烏幕石生或者為昌黎而用向來聞此今倘見之兹
蓋恭遇某官天目高標雲巖顧望世忠不墜西平有子
余有臣家學相輝元方為兄季為弟實任宗主人才之
責況當轉輸帝里之時以至疎庸亦希識拔使美容池

上分生意于微根則松柏歲寒見終身之大節以此自

信尚其知我

謝浙漕提領趙右選與旹辟三石橋酒庫啟

檄留京輦幸逢膚使之建臺剡上公車俾與屬封之分

局本無一日之舊俄有二天之新誰能挈提如此特達

竊惟王畿轉輸之寄實兼酒所提領之權庫務凡六十

餘雖張官而置吏課額以千萬計易施奪而爭民故析

微利者類傷仁而張高談者多廢事必有精粗一貫之

學斯享道義隨試之功故凡任人猶在得士其山癯不韻書癖無奇俛仰兩間知此身之為贅浮沈半世求其志以未能正宜入咨以脩心未免為貧而干禄幸托誦絃之所濫司衿佩之盟游泳其中雲與飛而方化斆學之際日加益而不知忽公牒之有嚴俾遺書之汝訪不覺久旋于蟻磨似難再顧于蒐裘豈食魚而必魴不可則止將舍烏而弋鵲吾誰適從敢圖當世之福星有借孤宗之道地拔之黍谷俾以糟丘是乃生死骨肉之恩

安暇本來面目之問況文章如黄魯直猶屑坐曹而學
問如劉道原甘且典務今以謬庸而叨此豈其機會之
偶然兹蓋恭遇某官光襲殿蘭清標坡菊規模軒豁一
身為世之龍門造化斡旋隻手活人之鮒轍以至于盆
盎塵埃之役亦取諸詩書糟粕之餘某敢不心抱獨醒
德銜既醉陳執中監慶州之酒實啟脩程趙文子舉莞庫
之才尚徼終惠拳拳歸倚續續摩編

謝湖南帥寳謨趙直閣必普辟帥凖啟

雲壽縣南驅執御在門人之後露函上辟備員諸幕屬之中狨寒夙囿于陽春造化又從于今日其他無能解獨有遭逢子規尹生魏國不忘於先契人輕李膺坡公自謂之能文比辭食菜之厨歸值踏槐之市偶收一捷少副相期杜曲之夢何靈愛深骨肉乙卯秋初德脩得高郵軍倩五里塘杜圃安歇吾在其館中德脩忽夢吾因首有窘急狀者力為解脫之夢覺以語吾謂令秋必預薦且賀之甚喜是秋果叨鄉舉之薦秦遊之扁良侈喜滿鬚眉吾省榜到正在高沙德脩因扁其館曰魯桂若為仰答于知音亦曰永隨于環轍急謀寸禄暫遠

仮墻蹣跚奉檄之還解后追風之入馬馳塞上終合歸
翁燕到堂前依然話舊且曲為于善計因小憩于涑曹
其處盆盎之間雖非罍洗不求糟粕之末粗有詩書在
私意惟知轉身而盛心若曰溷子等而向上或者待時
俄逢王鉞之詒行相趁油幢之影動願以充籠而行冲
者良多猶未下車惟荀爽其先辟覆蕉偶成于夢鹿無
枝可着于飛烏倍費斡旋始諧收置試誦箋天之語足
觀為地之難謂二千里而偕來亦既數月使再三瀆而

不遂黯無晶光公朝所以亟俞小已未知所稱恭遇其官平行實地清到聖涯早得風雲眼遂空于四海初無涯岸門自遠于雜賔茲專羊杜之權宜得石溫之助仍先私容不曰非才其敢不緊緊受持惶惶㸃檢薦選人如樗巢既叨趙元鎮之知稱先生惟曽門當守陳履常之敬寸丹如炳㸃墨非誣

本堂集卷五十五

本堂集卷五十六

宋　陳著　撰

啟

謝江淮提領趙待制與訔辟蕪湖茶局啟

星節提綱合江淮之全賦露函辟屬收湖海之𣲖踪雖舊門墻又新陶冶竊念某山之癯骨木之苦心秦郎之一第偶然真成沐涑韓子之五窮隨我或至㨂羹故鯀

初筮以來每至半途而止有如江右歸自日邊旋欲回舟凜風波之難測將謀易轍渺天地以何之方當跋疐之交適遇從遊之舊勇推鄭轂仰累烏羅遽飛剡于公車俾聯裾于醴幕舉手謝藻芹之寓樂與蓮依托根在桃李之場圓成瓜戍此係平生之發軔已勞大造之轉鈞詎料今年究猶前日春行湘水匆匆明月之船夜泊秦淮炯炯寒燈之劍幸容瞻于臺治輒叨僂于坐隅哀此數奇過于宿子一子司之選避百雋軌其紛挐俟訔

迍邅兮莫追于湜輩少陵漂泊自見厚于嚴公吹而上之何以稱此兹葢恭遇某官有大抱負做實事功位列星辰乃執謙于下士才空宇宙不求備于他人遂於國計之司存謏以書生而嘗試某敢不內嚴四畏外寛一分荷葉雨中妄以身而自况菊花坡下趙公號菊坡終有面以相從欲報之私此特其畧

謝沿江姚制使希得從叟前辟啟

化廬舊物冥心師造之歸榷幕贅員轉手王人之辟飲泉

知脉指海銜恩竊念其伎倆全無夤緣獨到南宮濫第實誤玷於公衡東湧涷曹又忝依於大纛方有爇天之托遽從湘水之遊行或使之非所樂也去數千里戀軒之夢孤飛曾幾何時出幕之裝已束擷芳芷以自媚抱焦桐而何歸倚擢秦淮樞衣程坐蕭蕭杜老非嚴公而誰憐汲汲孫生惟范老其能亮既使安存于雲厦且將近置於冰壺而一鈌之補風乃多方而為地念歲月之擲至每見于顏辭謂夏秋之交斷可挍于機會遂使外臺之

公刻肯分南豫之子司羅石洪于洛陽雖從烏幕薦宗師于袁相元是韓門靖而思之何以稱此兹蓋恭遇其官學聖人事蹈實地行泰山巖巖以靜重鎮浮俗洞庭浩浩以寛平容衆流故好賢有甚於緇衣而見善必收於夾袋至今濩落重累斡旋其勉循塵容終懷本色竹猶有節每欲賡居易之吟蓮不染泥當無辱濂溪之愛庶其異日濯以清風

通淮西李漕副伯玉啟

望銀屏山爍皇華之禮樂隔衣帶水凄榷厲之塵埃何幸受容敢遲通敬恭惟其官三光正氣一片古心白屋聲名已擅江東之獨步彤庭姓字曾開日下之五雲蓋造物者篤生庶斯文其有屬其處鄉黨其位朝廷事而當言以宰士攻臺諫為左司時攻蕭泰來道之所在以達官下布韋饒雙峯曾也饒以趙庸齋汝騰洊伯扈漢章薦白身補官為本州教官饒州人識見愈高而心自平局量益濶而功轉吝豈常流得而傍睨於前輩或其並驅如坡老當熈豐之間動是不合如晦翁在

乾淳之際卓乎自全故居中無一日之安在外已十年之久茲特使指又轉淮頭有所謂輸輓于芻粟何足勞經綸之絲髮誠以民方復業正資清德之撫摩又敵虜無常情實賴重名之鎮壓事任亦不輕矣吾道其有光乎其材不如人仕而為學書堂着脚樂多士之相知醴局垂頭嘖衆人之皆醉轉就師幢之辟住從賓幕之遊曾未席温又催舟發帆過秦淮之滸止或尼之樵留古豫之津有難言者惟以獲歸于臨照尚其自慶于遭逢夢

寐粗安非但託連雲之厦平生大願終須立深雪之門欲陳之私此特其畧

謝沿江制使寶章姚學士希得舉關陞啟

舉詞云奮從儒素有學有文見諸職業之間藉甚廣勤之譽

惟大制府善舊物之受容以從事員先衆人而吹上此雖公舉其實私恩葢黄鉞鎮臨惟江淮其最大而青衫趨走如温石者良多皆有登龍之榮庶幾表鶚之寵其

如薦額不滿盛心故雖賢而亦遺豈非分而可覬況如
其者信迂為切嗜苦如廿六尺之軀欲先立其大者一
貫之學猶或困而知之自從初筮以來每懼半途而廢
詎謂今日失身異歧坐闕津而曉昏風雨弗易立商賈
而爾汝塵埃與交嗟嗟本色之非媿媿寒毛之竪然豈
獲巳亦有難言老驥服箱終未忘于追電窮鱗竊水聊
自活以待時弟思三刖之闕陛尚欠一函之噓送玆為
何地而欲求人自非有濂溪心識清蓮于淤泥之外具

老泉眼收峭木于荒江之濵肻削奏道以階進步玆蓋
恭遇其官棟梁吾道山斗諸賢大度為公種無邉之桃
李真忱矜小采最下之菲葑以至猥如催征亦不嫌于
櫝薦載披華衮如復青氊為賤丈夫而叨文學之譽守
阿堵物乃辱廉勤之稱是皆曲借於齒牙可訨本來之
面目允謂特達若而稱蒙其倚而為梯行可拾級選坑
未離尚隻手之挈提翹館相依有終年之植立其為激
烈罔既敷陳

通江東提舉倪察院　晉啟

疏綍起家秉軺司庾使星在外暫迂魁下之三台元氣無邊先到江東之一道光華所貢觀德是孚恭惟其官天分負高學力獨請得三五六經之旨體慱用宏羅二十八宿于胸芒寒色正脚踏鼇頭之峻眼看鵬翼之低人物如斯吾道幸矣結知輔扆本難掩之聲名給禮玉堂遂欲行其議論薄遊蓬觀勁上松廳風采奮張豺狼為之斂避規模濶遠麟鳳得其依歸比勇退於急流如益

隆於上眷授之漢節馳彼周原激濁揚清當無毀譽之偏徇興利除害亦有仁義之安行苐恐追鋒又催荷橐其山之癯骨木之苦心俯仰兩間知此身之為贅浮沈半世求其志以未能遂遂南征匆匆東下艤客秦淮之滸止或尺之権商古豫之津豈得已者茲獲歸于臨照輒自慶于遭逢夢寐粗安非但託連雲之廈平生大願終須立深雪之門欲陳之私此特其畧

通太平守江淮提領陸右撰景思啟

一扎起家雙旌戒道紅雲境界盡歸筆橐之舊班采石江山暫借文章之太守先聲雷動喜氣紅騰恭惟其官百世間生三光全氣點墨隻字重于換羊之書傑作雄文真是搏麟之手故敬輿之家學不墜而放翁之祖傳愈光粵遡紫霄備極清選策府呼為師古史筵稱為董狐鰲禁演綸粹然西漢之體螭坳執簡蔚有貞觀之風以至星軺外馳雲轟前擁常情獎精神而莫應孰局特談笑而有餘方且挾奎壁而行不為食烟火之語如小范

曲成于塞下何礙籌邊如大蘇詩滿于湖西不妨治郡此當今第一人物于斯文為大宗師宜還帝旁增重朝列乃領虎符之寄以臨牛渚之區波濤滔滔進而做雍公之事業風月洒洒退而續太白之吟哦豈不綽然裕哉第恐行且名矣其山之癯骨木之苦心俛仰兩間知此身之為貴浮沈半世求其志以未能逐逐南征匆匆東下艤客秦淮之滸止或尺之榷商古豫之津豈得已者忽高牙之出鎮以小草而受容不圖遭逢輒自慶快

雖未忝程雪猶幸拜于馬前玆旣託藏天尚終收于門下瓣香良切尺楮奚殫

通淮西漕副范先生 丁孫啟

詔從鄉月分任漕氷奎閣通班正色上摩于東壁軺車戒道仁聲先到于西淮其行以時有識之慶恭惟其官脚踏實地心遊聖涯秋江萬竹之清塵埃不染冬嶺孤松之秀霜雪難移百年蜀國之正傳四海瑩齋之獨立今為何日獨抱此天憂國方深遑恤無家之飄泊愛身

為重不知流俗之將迎有如大棘之除可謂泰茅之拔且回翔其兩載僅勉强于一來敬輿之言慨忠本為唐計長儒之氣戇直終忤漢廷扁舟甫遂于引還六轡入從而臨遣亦思邉地尤望福星騎哨屢驚棄土膏于榛莽鷗鴥羣布視民命于草菅爰兹泰山北斗之儒以轉和氣陽春之脈玉壺澄澈汚吏望而毛寒水鑑平明小人得以情白至於粟芻之飛輓特其土苴之應酬是雖淹賢尚可行志其信迂為切嗜苦如甘五尺之軀欲先

立其大者一貫之學猶或困而知之正宜靜而用工乃為貧而出仕放船湘浦携芳芷以胡歸分權湖陰顧窮林而自悼汗顏甚矣本色謂何忽逢部使之將輸乃以門生而受祭形容雖𦂳已先濯于清風肝胆自明尚無慚于異日其為歸倚罔既編摩

謝前人舉改官職司破白啟

舉詞云性質開爽學術粹明亦可儀朝何止為宰

華轡驅馳方力行于古道翠函薦送乃首及于陳人雖
公猶私有感斯激夫五刻齊而換秩自是良規使一毫
出于徇私則為謬舉詎知洗弊迄至難言挾貴者善頡
頏道神者巧旋斡揚揚班筍粉兒共其爭先坎坎選叢
氷氏凄其誑顧自非眼孔掃空于勢利脊梁拄定于孤
寒宵推此心先到吾輩其豈不苦學而無敏資門外乾
坤顧羽翰之雖短鏡中歲月懼毛髮之空哀逐逐宦塵
兢兢本色謂可少償於初志其如多厄於窮途俯役于

茲汗顏斯甚補首日額坐關津而曉昏計較秋毫與商賈而爾汝自嘆失身於胥獲不復見齒於縉紳孰料汗居實關奇遇如南軒取滋味于食杞勝供膏粱如康節以根撥而見花畧去枝葉逢人說項草表薦衡先曾以科目薦無片時置推轂之心將隻手為通閩之地幽鶯在谷意遷木之有緣駭鹿藏隍奈夢蕉之隨覺屢孤大造益信數奇先生為理鄉時屢以削換舉而屢為人所脫取忽星節之此來殆天公之有為建臺十日飛櫝九霄豈無他人宜得樓臺之先月

不忘此客乃攙簾幕之東風旁觀必議其侥獨見自爲之愧及披褒衮彌惕私襟塵土如斯乃稱開爽碔砆而已顧曰粹明至言亦可以朝儀允足仰窺其用意令此特達前無比倫恭惟某官學者泰山道之砥柱意嚮所向雖宰相以莫私風裁自高乃小才而亦喜故于登門之舊與夫趨幕之新有合權衡等歸陶冶某敢不從頭點檢立脚受持春信方回幸獨破江梅之白歲寒後見當常依雪柏之青欲報之深可陳者淺

本堂集卷五十六

本堂集卷五十七

宋 陳著 撰

啓

謝江淮提領右撰陸開國景思舉改官啓

舉詞云致遠之罷貫道之文可使立朝姑屈為

宰

師門多士誰無先月之心子局一寒獨拜西風之造載

披褒衮益駭私襟蓋罷識如宣公之全是為間氣而文章如放翁之粹乃集大成於家傳而有光非墻仭而誰窺彼及門而窺堂與特撮土之于罔陵或忝過譽秖供羣訕況如𦘔者梅枯猶活荼苦為甘摸索鈍根學然後知不足携持薄技仕有時乎為貧撫歳月之忽遷嘖塵埃之旋迫兹縻猥役愈失初心日額煎熬遑及聖賢之對秋毫計較難行仁義之言所謂本色之何如自分時賢之見絶豈圖汚處實啟奇逢如康節翁見花于枝葉之

外如老蘇氏取木于泥沙之中既引之以食魚之厨且諾以薦鴞之牘其如泒注難應百需彼何人斯挾六丁而下取是有命也揖五鬼而退安顧主以鐵做之脊梁而敢以喁扛之化筆終令仄壁以踐訂金苐材具淺踈莫當致遠之譽語言拙澁曷勝貫道之稱矧云可使之立朝倍覺所叨之非分茲蓋恭遇其官精神于水力量如山乃人中仙有良方可以活國為天下法無隻字而非續經遂於樞趨之徒借以成就之力但知酷嗜不曰

溢辭其念五舉員尚多捕影雖自今日後未知選掄之果逃然從我雲西先生號雲西已與清流之至樂其為激烈罔旣鋪陳

謝門人江東漕副辟運凖啟

翹館備員托根最後計臺辟屬揚粃在前信乎知己之淺深不以及門之久近韓魏國平生之舊非獨尹洙歐陽氏早與之交固多曾鞏彼莘老本收於晚歲而子瞻乃得之後來或謂其負經綸之材或取其極文章之妙

兩公異顧百倍先登如具者生而錮昏加之癖癩惺惺
點檢之學深覠前修矻矻披吟之功且成中晝亦知宇
宙自有宗師上可以叩吾道之指歸下可以為終身之
依倚迫貧奔走抱志蹉跎駑馬𨓏邅分不歸于名廐芥
舟漂泊終難近于仙山孰謂權征實關機遇方進趨于
軒廡遹叨侍于琴書曾不曰從公之遲惟知有玉女之
速衆方爭食特存前日之蒐裘誰不問鈞獨拜西風之
鶚表一為之甚二乃得兼真後積之薪高頻自知其苗

碩俄逢易節雖預執鞭然賔客滿門皆有求于舉手使父母為子亦未易以用情而況籌帷僅留贅闕彼百需其莫應于末綴乎奚希過慮陶成復先剡置狄公屢薦胡為終愛于東之黄忠騶遷能不見疑于關羽兹榮秪懼欲報良難兹蓋恭遇某官先生國之棟梁儒者標準文氣清于白傳歌舞之計本疎人望雅于謝公山林之興尤重兹領竹梧之道院是為桃李之主人謂將揚激于諸賢要且挈提于小物遂令吳下始忝盧前某重念

昨是何官今而此地依蓮泛水頓消濁宦之塵埃食檗飲氷永屬清門之造化私心自慶流俗寧知

謝沿江制使淮西總領姚刑書 希得舉改官啟

舉詞云行粹而識融學富而文贍贊籌計幕流

譽天朝

玉鉞重臣兼提餉節氷臺末屬遽被薦函彼其本幕之最親胡乃它司之先及蒙非其分懼甚于榮竊惟趨走之在前是固搜揚之在後然果知居易何妨僅舍于判

官而不舉康衡則為徒私于幕府此又取人之公道詎容執我之常程但如某生而錮昏加之癖懶惺惺點校有靦前修矻矻披吟亦成中晝浪挾南漕之券周遊下澤之車數年其間五考而近偶追隨于鵷錦或倚傍于麟垣回思脫選之難尚須三箭儌福受知之素或就一陶第緣悶缺之成遲深恐撫機而坐失詎圖造化特閟陽和任蹊李之爭春為野梅而放晚俞音天落晨趨外計之庭褒字雲香夕拜西臺之剡予之可謂特達受者

能無忸怩瞻彼司存紛其贊畫當戊已之屯方盛而庚
癸之呼正殷勞于簿書送案頭之日月嚴于斯會散筆
底之風霜陳力相先而未涯舉員正慮其不足茲惟旁
睨無預前屏隣柵之有雞豚本難指認山居而食無鱉
乃副涎饕況披華衮之辭彌激丹襟之媿何學何識奚
行奚文謂之粹融豈碔砆之可稱謂之富贍非潢潦之
敢當至言流譽于朝益見相期于遠捧持異寵驚耀郡
觀茲蓋恭遇某官身植大公心勤小物念其竊奉常之

第實累司衡逮其需從事之員又分薦牘故欲始終其陶冶盡捐彼此之藩籬遂令妄庸不一僥倖其自今而後惟德是懐忝谷素窮敢計異時之須入橋洲清絶先生號橋洲庶幾晚節之相依欲報之私有言則淺

賀前人陞樞密啟

疇庸制府躋位樞庭事任徧更人謂衮歸之已屬老成獨立上方柄用之末涯宗社有憑廟堂增重恭惟其官十分地位一片古心喬嶽嘘雲有靜中之變化平湖浸月

見寛處之分明卓然將相之才關乎天地之運疇昔之嵗彼狂者胡橋上流而肆侵環中國而皆震戈舩溯險巴渝之捷既馳武帳回鋒江漢之功誰奏乾坤再見于澄肅神人共爲之悦和皆一時判決之謀此萬世光明之蹟便令進叅于鵷鷺胡爲退服于帶裘坐鄖山堂兩年秋好轉清溪閣三度春香天下若曰迂途吾君則有深意蓋今日中書之上相乃前時外閫之元勲玆將培植于隨規故亦回旋而授鉞而况從容自在素不䟽于

急流簡淡為常本不求于外物維綽綽其餘裕雖遲遲
乎何嫌來則為之維其時矣夏卿入覲曉方叩于九關
宥府催班夕已登于兩地海宇相傳而歡忭公心尤抱
于隱憂善類雖不至遐騶而少英概姦朋雖莫能為蜮
而多宿根民生猶見其彫虛軍氣未聞其壯實邊聲暫
息虞飲馬之復來盜弄僅平慮揭竿之餘嘯秉國家之
閒暇為户牖之綢繆夙學盡行中興可冀其愧非法寵
叨入化鈞雖莫御于朝車乃聳聞于除筆平生依倚有

非流俗之能知正人登庸自是私心之至樂賀不盡意
寄諸無言

謝江東提刑華文孫直閣子秀舉改官啟

舉詞云詞藻清新才猷通敏付之民社必有可
觀

龍門未至適逢憲節之西鶚表上騰遽及計帷之底欲
逃榮而有素得機會以即偕誰能誤人如此着意彼景
仁館于簡肅終携以朝少游學于文忠卒薦之上蓋如

尋常之相與信其環瑋之不羣故力為之嘘揚曾不謂之過當如其也藐焉弱植宿也鈍根讀聖賢書悵指歸其何在業場屋技問聲病以堪羞屬有眚緣獲陪光霽示以斯文之印引之吾道之門感鞭策之孔勤謂緒餘之可竊駑駘之乘望千里而不前鳩鷃之姿企九霄而莫上已分莊樗之無用不圖唐塔之偶題盍永傍于師墻尚曲成于宦學奈何薄命動是異岐角巾燕適于平泉其留江左蕩節驅馳于全浙其滯湖陰自憐初志之頓

眹亦豈盛心之所望逐禄而已反身謂何然而横渠諸生世自推其有禮歐陽之客誰復議其無文誤蒙當路之賢狎畀薦函之寵是雖僥倖于他手其實源流于主家孰料欠員更叨親剡梅花殘臘方攬轡花楊柳東風隨飛冢宰淳祐元年乙丑正月三十日奏狀到院燧爾才猷之謂清乎文藻之稱豈不夙知胡為過譽猶嗜羊棗本非坐上之珍亦曰豨苓曾是籠中之物及一朝之巧便副平日之至懷急于為鼠而發機忌其抵鵲之以玉偉哉此舉甚矣

其難彼何人斯倚山為力方是時也執券取償非金石之見堅疑則毫釐之間差跌况嘗推原其故抑且解后之奇比如燕之辭梁已從此去忽如蟻之環磨孰使之來信積念之所鍾雖造物而亦應不然何以而得此哉恭惟某官任道以身薦賢為國十分春意每加厚於孤寒一片古心尤不忘于故舊遂從屬部首舉陳人某敢不謹謹受持惶惶點校選坑欲脫特其流俗之常情實地力行此則終身之樂事欲報之德不知其亡

謝沿江大制使淮西總領馬觀文光祖舉改官啟

舉詞云居官强敏律已清脩充若所為何止為

宰

大臣在外倚為吾道之宗洪造無邊薦及他司之吏内揣躍其自賀旁觀或者未知夙志之諧終身之幸念脱迹於七選之穽此特常情惟托根於大賢之門斯為奇遇若昔子羽與吾元城受薦紫巖共主紹興之公議辱知涑水當知元祐之全名進不負識拔之明退無慚講

求之素豈知桃李僅爭于春事蓋與松栢同傲于歲寒其雖昏愚亦嘗憤悱父師左右頗聞所學之指歸宇宙中閒欲免此身之愧怍庶全存其在我或邂逅以為徒而令之人非古之道讀故書者劣事業名曰腐儒通時政者無本根類成俗吏汩滔滔其如彼羌渺渺兮從誰顧瞻四方突兀一老盡黄緣而御李以印信于仰韓然而欲獻書如高彪恐貽自悔欲掃門如魏勃殆重吾羞緜弱冠以到今懷瓣香而無路竭來計慕巧傍樞垣不

圖際會之機乃在照臨之地既見君子恍然大夢之忽醒豈無他人此則平生之至願弟猶拘于異事辱謂進以有時丈席之間曾未容承衡鑒之下胡為深信杞為苦硬之葉坡老所求蓮非富貴之家濂翁自愛遽飛臺剡為足京員雖仰認于緇衣而甚驚于華衮必霹靂手斯稱强敏之褒必氷雪心始副清修之譽有如不肖何以克當茲蓋恭遇某官學印西山馬公受學于真文忠公望標中國古心勤物豈知時樣之新冷眼看人肯顧世情之熱

不動搖于重援馬公本欲以制司削舉而此職司已足不可受遂以總領所削舉時賈相屢以書督求公答以老且死矣此人不可失此削久已擬之不復他舉賈相遂止不眩惑于浮名遂使孤寒獨蒙特達其駕言須入藉此可行宦海何涯敢遽有水到渠成之喜師墻在上且獲從雲飛川泳之遊本在漕幕馬公來遂檄兼制司僉廳及舉員與考既足當趨班馬公意欲留連相與恐妨進取不敢言遂為之留至丙寅冬始為趨班故先有此語自得之餘他非所報

易昌化縣謝賈太傅似道啟先注隆興府南昌縣會伯求弟蒙自衢州除淮西總領避嫌申廟堂兩易浙縣入劉點臨安府昌化縣

兄弟私嫌方窘戴星之步廟堂公造遽從易地之申特
達成全僥倖遭際竊以餽邊之職數路受容避親之條
一家為始乃若名銜之不繫而于錢穀以相關情以圓
融則國家之事廢勢以扞格則手足之義傷守株可乎
易轍是矣然非妙回斡于化鈞之下洗拘攣于例簿之
中安得此時各從其便伏念某梅枯猶活荼苦如甘受
命父師凜兢兢乎本色授徒鄉曲凄冉冉其中年偶叨
雁塔之題獲玷鷺洲之長遂因闡道兼益自琢磨誤蒙當

路之見知抑上公車之辟置振衣岳麓拜揖南軒遺教之風回擢秦淮盤薄西山舊遊之地頗自矜于屢遇已皆出于一陶鎔抱宓琴將趨齊戌仲氏忽叨于易節事權則任于餉師據其官稱淮西而已闢其財計江右則多而况南昌實負洪府上下相承接之際人情甚難形迹在嫌疑之間物議必及惟有他為之問路庶幾可免于觸藩爰自餉師輙投牘請豈其多事急殆類于鴒原或者包荒兼愛推於烏屋果累衡平之聽曽無劍案之

疑惟意所求如響斯答鼷鼠勞千鈞之弩良駃旁觀蚍
蜉從寸壤之封竟諧善避且唐昌之為邑乃周畿之附
庸竊于舊聞得其大畧山深俗獷輕生頗甚于他鄉土
瘠民貧艱食常如乎饑歲將具宣清明之化使相安迂
拙之規欲免曠瘝終歸坱圠玆蓋恭遇某官忠扶漢鼎
順格舜琴謙避師垣肯以元勲而自處勇推相印弟于
重事以難辭故以大公而聚衆賢若曰當今之第一義
苟利吾國雖平生異趣而亦親或犯有司無左右偏私

之為累以至壓埃之吏皆在權度之中猥使疎庸過叨委曲其敢不仰懷恩紀退服官箴同氣夤緣幸已忝公門之桃李初心學愛尚无慙山縣之竹松欲報之深有言則淺